

第三課——尤斯塔斯的蛻變：魯益師看神的恩典（第一部分）

「有一個男孩叫尤斯塔斯.克拉倫斯.史瓜（Eustace Clarence Scrubb），他幾乎是當之無愧的。」《黎明行者號》的序幕就是這麼打開。尤斯塔斯這個名字，他幾乎是當之無愧，因為他為人傲慢、勢利。尤斯塔斯.克拉倫斯.史瓜（Eustace Clarence Scrubb）這個名字的縮寫和讀音好像Clive Staples Lewis（克萊夫.史泰博.魯益師），這就表明這個角色的性格與他的創造者非常相似。魯益師向來都不太喜歡父母給他的名字，因此他一生都自稱為「傑克」（Jack），他有尤斯塔斯敏銳的才智，但缺乏良好的體力。其實在第一章，埃德蒙打電話給尤斯塔斯的場景，就可以看到他是名副其實的可鄙的人，這也是魯益師本人年輕時的樣子。

魯益師在自傳《驚訝喜悅》的第四章也親自承認，在他的生命中有一個階段，他唯一的動機就是渴望要「閃閃發光、招搖、卓越，並得到認同」。魯益師接著描述他如何走進了一個自我中心的世界，並且承認，「我開始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花花公子，一個惡棍和一個勢利小人」。在《銀椅》第一章，尤斯塔斯回顧自我和驚訝說，「天哪！我是如此的一個卑鄙小人」——魯益師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告白。

尤斯塔斯自命不凡，下一步我們可以非常了解尤斯塔斯幾乎是一個朋友都沒有。縱然尤斯塔斯在寂寞、自我中心、並渴望主導的光景中，亞斯蘭也不會拋棄他。就像埃德蒙早期在《獅子，女巫和衣櫥》中的狀況，尤斯塔斯心中的遺憾發出對憐憫和救贖的呼喊。像先前埃德蒙的故事一樣，魯益師希望再次提醒他的讀者，一些最偉大的人物其實曾經也是最壞的罪人——或在尤斯塔斯的情況裏面，他是最可鄙的人。

尤斯塔斯跟他前面的白色女巫和米拉茲（King Miraz）一樣，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任何瑕疵。事實上，所有魯益師故事中的壞人都同樣缺乏自我批評的能力。尤斯塔斯只能通過亞斯蘭明白到他的態度是多麼兇惡的。

1956年7月5日，魯益師在《致美國一位老太太》的郵件中提到屬靈瞎眼的話題，問道，「整個世界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是勢利小人、小偷、惡霸，或傳奇人物呢？」他總結說，「不給自己一個特別的身份標準是多麼困難呢！」在《地獄來鴻》(The Screwtape Letters)第三封信上，魯益師給他的侄子 Wormwood 建議如何試探一個人：「你一定要帶他到一個環境中，他可以練習反省一個小時卻沒有發現任何關於他自己的一些事實——這些事實是所有跟他同住或者同工的人都完全清楚知道，而他自己卻不知道的。」

在《痛苦的奧秘》第四章，魯益師指出，當福音第一次在世上被宣講的時候，「這為那些知道自己身患重疾的人帶來可能治愈的消息。」但現在，魯益師指出，這一切都改變了。今天，在接受基督有醫治的能力這個好消息之前，人們必須首先相信有關他們的屬靈狀態的壞消息。在《奇異恩典》電影中，雖然約翰.牛頓因年紀老邁而思想衰退，但他宣稱有兩件事情是他非常清楚知道的：「我是一個大罪人，基督是一位偉大的救主。」現代人，包括非常現代人的尤斯塔斯，必須先知道第一個真相才可以知道第二個。

在船上短短數天，尤斯塔斯就找出身邊最小的動物，想出了一個計劃來折磨他。他認為追趕老牌氣（Reepicheep）的長尾巴，左右擺動他一次或兩次，然後逃走、大笑，這是非常好玩的。讀者可能會想起《獅子、女巫、魔衣櫥》開場時，彼得評論埃德蒙說，「你總是喜歡無情地對待比你更小的人。」

這既然是尤斯塔斯剛到達納尼亞王國時的行為，這也是他的生命中最典型的一幕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尤斯塔斯生活的核心理由、以及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快樂方程式就是：主宰、折磨和脅迫別人。

在《返璞歸真》(Mere Christianity)一書裏面「新人」這一章，魯益師指出：「所有偉大的暴君和征服者都是千遍一律的相似。」也許，他可以更準確地寫：「所有的暴君和征服者——無論大或小——都是千遍一律的相似。」在《納尼亞傳奇》頭三個故事中，魯益師描寫了大暴君白女巫，小暴君米拉茲和現在尤斯塔斯這個微型暴君。即使他們有不同的程度，但同時有很多相似之處。

在白女巫加給納尼亞王國的百年寒冬之間，她整天在做什麼呢？這就是白女巫的每日工作清單：1) 檢查雕像；2) 坐冰王座；3) 罵狼；4) 銳化石刀；5) 確保它仍然是冬天，但從來沒有聖誕節，和6) 確保沒有人是幸福的、玩樂，或以任何方式享受。如果有人這樣做的話，就要折磨或欺壓他們，直到他們不再快樂為止。

那麼尤斯塔斯喜歡做什麼呢？在第一頁交代了他喜歡殺甲蟲，然後把他們扣在卡片上。他喜歡折磨人，以及昆蟲，但只有在他認為他們不能或不還手。此外，我們了解到，儘管尤斯塔斯在學校的學習很好，他從來不是為了自己著想而關心那些學科，他只是關心自己得了多少分數，所以他可以嘲笑任何分數比他低的人。一個暴君得到幸福的唯一途徑——，無論是對於白女巫、米拉茲或尤斯塔斯來說——都是要從別人身上奪走快樂。

第二章告訴讀者，「當然沒有一件事情可以讓尤斯塔斯感到滿意。」由於他的父母教養他的方式，由於他所去的學校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所選擇的思想與行為模式，直到他再也不能掙脫它。任何人都不能幫助尤斯塔斯，或會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他滿足。沒有人能夠把他從過於挑剔周圍一切的態度中釋放出來。因為尤斯塔斯也從來不會同情自己，所以任何對他的好意都不被信任。從這個層面上，尤斯塔斯幾乎已經成為《最後之戰》第十三章的那些小矮人。「他們的監獄僅在自己的頭腦，」亞斯蘭觀察相形見绌，「然而，他們在監獄裏面，害怕上當受騙而不能被取出來。」

《黎明行者號》上半部分所描寫的尤斯塔斯就是與《最後之戰》第十三章的那些小矮人差不多。他是把放在超越亞斯蘭可援助範圍的一條路上。如果他孤立起來的話，魯益師說，尤斯塔斯就會走到跟他一樣的終點——但是現在他還沒有到達。我們將會看到，尤斯塔斯並沒有被遺棄。雖然他自己不知道，但是亞斯蘭一直在呼召他。

尤斯塔斯在故事上半場名符其實，但到了下半場他將得到他不配得到的東西——恩典。通過恩典，尤斯塔斯最終痛苦地意識到自己曾經過著兇惡的生活，並通過恩典他將有一個機會擺脫它。這恩典並不需要他付出任何代價掙回來，也是他不配得到的。

討論問題：

1. 為什麼某些人，包括尤斯塔斯在內，是完全無法看到自己那些令人震驚的缺陷？
2. 經過多年無視這些缺陷，一些人是如何終於能夠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呢？
3. 從屬靈瞎眼轉到可以看見的過程中，苦難和痛苦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？是否應該把這些苦難和痛苦視為禮物、視為恩典呢？